

# 《醒世姻缘传（下）：中华古典名著·家庭书斋》

##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313

字数：468000

印刷时间：2008年01月01日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806896853

丛书名：中华古典名著·家庭书斋

## 编辑推荐

《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是一部共一百回，长达百万字的白话小说。原署名“西周生辑著”。

《醒世姻缘传》以明代前期(正统至成化年间)为背景，写了一个两世姻缘、轮回报应的故事。它以描写一个家庭为中心，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比较尖锐和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小说以平民家庭生活为其主要内容，其中对惧内现象的描写尤为精彩。惧内现象昭示着男权文化的式微及妇道教化的失败，也体现了妇女对低下社会地位的不满，以及对一夫多妻制的反抗。而作者对“悍妇”的丑化、兽化，对其悍恶行为的极度夸张，正泄露了男权社会的恐惧与无奈。

## 内容简介

《醒世姻缘传》以明代前期(正统至成化年间)为背景，写了一个两世姻缘、轮回报应的故事。它以描写一个家庭为中心，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比较尖锐和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小说以平民家庭生活为其主要内容，其中对惧内现象的描写尤为精彩。惧内现象昭示着男权文化的式微及妇道教化的失败，也体现了妇女对低下社会地位的不满，以及对一夫多妻制的反抗。而作者对“悍妇”的丑化、兽化，对其悍恶行为的极度夸张，正泄露了男权社会的恐惧与无奈。

全书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文笔汪洋恣肆，语言流利通畅，人物描写幽默诙谐，个性分明，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实属少见。《醒世姻缘传》是用山东中部方言写成的。叙述

语言，特别是人物对话，夹有许多方言土语。

《醒世姻缘传》以明代前期(正统至成化年间)为背景，写了一个两世姻缘、轮回报应的故事。它以描写一个家庭为中心，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比较尖锐和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小说以平民家庭生活为其主要内容，其中对惧内现象的描写尤为精彩。惧内现象昭示着男权文化的式微及妇道教化的失败，也体现了妇女对低下社会地位的不满，以及对一夫多妻制的反抗。而作者对“悍妇”的丑化、兽化，对其悍恶行为的极度夸张，正泄露了男权社会的恐惧与无奈。全书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文笔汪洋恣肆，语言流利通畅，人物描写幽默诙谐，个性分明，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实属少见。《醒世姻缘传》是用山东中部方言写成的。叙述语言，特别是人物对话，夹有许多方言土语。《醒世姻缘传》的主题思想非常明确：通过说因果报应来劝人为善，这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除此以外，它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部小说同《金瓶梅》一样，是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世情书”，虽然两世轮回的故事框架是虚妄的，但其具体内容则有许多写实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古典小说向非传奇化方向的转变。它的故事，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小说反映了封建时代家庭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即虽然古代向来有针对妇女的“七出”之条，但实际上，因婚姻牵涉到社会的安定、家族之间的关系，离异也是很困难的，因而，无论怎样的“恶姻缘”，往往也只能维持下

去，纳妾制度实际是为维持婚姻而对男性的一种补偿。这样，夫妻再加上妾之间常常形成势若仇人的尖锐矛盾，乃至彼此虐待。女性受男性虐待固然是最常见的，而同时也存在女性对男性以及女性彼此之间的虐待。小说中对几个“悍妇”的描写不免有些夸张，但从一个过去小说很少涉及的视角确实反映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家庭与个人的灾难。而且，她们的所谓“悍妒”，有些地方实际上表现了妇女的正当要求。第二，这部小说虽是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却是十分广阔，书中写到的人物，上至朝廷官府，下及市井小民，形形色色，无不收入笔下；书中描写的社会景象，有官场中的贪贿，科举中的舞弊，奸商的掺假牟利，地痞的胡作非为，以及宗族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争夺，都写得很有真实感，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从艺术角度上讲，《醒世姻缘传》长达一百万字，情节有些琐碎冗长。它的长处是人物的性格写得很鲜明；人物对话大量运用方言土语，口气非常生动。小说中间也夹杂着许多令人讨厌的陈腐、荒唐的说教。但是，作者对社会人生的了解却入木三分，叙写人情世态宛如还原现实生活原貌，又往往在中间加入夸张之笔，或作反讽之笔，显示出其人其事之荒谬、滑稽。小说中的各类人物，无论是官员、塾师、乡绅、秀才、江湖郎中、僧道尼姑，在作者笔下几乎都极市俗、极势利的人，没有一个逃脱被嘲谑的命运。小说中涉及的社会各层面，无论是官场、科举、社交、家庭，其间的人事一经点染，无不带有了不同的喜剧性。抛开书中陈腐、荒诞的成分，《醒世姻缘传》的讽刺艺术是值得欣赏、称道的。

[显示全部信息](#)

## 目录

-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
-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
-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
-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殛凶人
-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饔飧食店 童奶奶怂恿庖人
-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
-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恶报
-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 淡嘴汉圈眼游营
- 第五十九回 孝女于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
- 第六十回 相妯子痛打甥妇 薛素姐监禁夫君
-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
-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陈诳语辱身 张茂实信嘲殴妇
-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 如卞托鹰惩悍泼
-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
-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赔钱 张子报仇兼射利
-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挨椎
-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 狄监生自控妻驴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 蒿里山希陈哭母  
第七十回 狠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巧嘴脱夫灾  
第七十一回 陈太监周全伙计 宋主事逼死商人  
第七十二回 狄员外自造生坟 薛素姐伙游远庙  
第七十三回 众妇女合群上庙 诸恶少结党拦桥  
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状 悍婆娘捏念活经  
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 薛素姐咒骂饯行  
第七十六回 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  
第七十七回 馋小厮争嘴唆人 风老婆撒极上吊  
第七十八回 陆好善害怕赔钱 宁承古诈财挨打  
第七十九回 希陈误认武陵源 寄姐大闹葡萄架  
第八十回 童寄姐报冤前世 小珍珠偿命今生  
第八十一回 两公差愤抱不平 狄希陈代投诉状  
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丧婢经官 刘振白失银走妾  
第八十三回 费三千援纳中书 降一级调出外用  
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骆舅舅举荐幕宾  
第八十五回 狄经历脱身赴任 薛素姐被赚留家  
第八十六回 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  
第八十七回 童寄姐撒泼投河 权奶奶争风吃醋  
第八十八回 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  
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谤夫造反 顾大嫂代众降魔  
第九十回 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  
第九十一回 狄经司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  
第九十二回 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  
第九十三回 晁孝子两口焚修 峰山神三番显圣  
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万里亲征 狄希陈一惊致病  
第九十五回 素姐泄数年积恨 希陈挨六百沉椎  
第九十六回 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  
第九十七回 狄经历惹火烧身 周相公醍醐灌顶  
第九十八回 周相公劝人为善 薛素姐假意乞怜  
第九十九回 郭将军奉旨赐环 狄经历回家致仕  
第一百回 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再说武城县里有一人，姓程，名谟，排行第三，原在市井人氏，弟兄六个，程大、程二俱早年亡故，只剩弟兄四人。独程谟身長八尺，面大身肥，洗补网巾为业，兼做些鼠窃狗盗的营生，为人甚有义气。他那窃取人家物件，也不甚么瞒人。人有可惜他的，不与他一般见识；有怕他凶恶的，又不敢触他的凶锋。大酒块肉，遇着有钱就买，没钱就赊

，赊买不来就白白的忍饥。邻舍家，倒是那大人家喜他，只是那同班辈的小户甚是憎恶

。紧邻有个厨子，名唤刘恭，也有八尺身躯，不甚胖壮，一面惨白胡须。三个儿子，大的叫是刘智海，第二的是刘智江，第三的是刘智河。

这个刘恭素性原是个歪人，又恃了有三个恶子，硬的妒，软的欺，富的嫉忌，贫的笑话，尖嘴薄舌，谈论人的是非，数说人的家务，造言生事，眼内无人，手段又甚是不济。人家凡经他做过一遭的，以后再叫别的厨子，别人也不敢去。他就说人抢他的主顾，领了儿子，截打一个臭死。最可恶的，与人家做活，上完了菜，他必定要到席上同了宾客上坐。

一个蔡逢春中了举，请众乡宦举人吃酒。他完了道数，秃了头，止戴了一顶网巾，穿了一件小褂，走到席前朝了上面拱一拱手，道：“列位请了！这菜做的何如？也还吃得么？”

众客甚是惊诧。内中有一位孟乡宦，为人甚是洒落，见他这个举动，问说：“你是厨长呀？这菜做的极好。请坐吃三钟，如何？”刘恭道：“这个使的么？”孟乡宦道：“这有何伤？咱都是乡亲，怕怎么的？”他便自己拉了一把椅子，照席坐下。众人愕然。孟乡宦道：“管家，拿副钟箸儿与厨长。”他便坦然竟吃。恨的蔡举人牙顶生疼。客人散了酒席，一个帖子送到武城县，二十个大板，一面大枷枷在十字街上，足足的枷了二十个日头，从此才把他这坐席的旧规坏了。

他的儿子都是另住，他与他的老婆另在一个路东朝西的门面房内，与程谟紧紧间壁。这个老婆天生天化，与刘恭放在天平秤兑，一些也没有重轻。两口子妄自尊大，把那条巷里的人家，他不论大家小户，看得都是他的子辈孙辈。他门前路西墙根底下，扫除了一搭子净地，每日日西时分，放了一张矮桌，两根脚凳，设在上下，精精致致的两碟小菜，两碗熟菜，鲜红绿豆水饭，雪白的面饼，两双乌木箸，两口子对坐了享用。临晚，又是两碟小菜，或是肉鲜，或是鲞鱼，或是咸鸭蛋，一壶烧酒，二人对饮，日以为常。夏月的衣服，还也照常。惟是冬年的时候，他戴一项绒帽，一项狐狸皮帽套，一领插青布蓝布里绵道袍，一双皂靴，撞了人，趾高气扬，作揖拱手，绝无上下。所以但是晓得他的，见了他的，再没有一个不厌恶痛绝。

这程谟做些不明白的事件，他对了人败坏他行止。人家不见些甚么，本等不与程谟相干，那失盗之人也不疑到程谟身上，偏他对人对众倡说，必定是程谟偷盗。程谟一时没有饭吃，要赊取些米面，不是汉子，就是老婆，只除他两口子不见就罢，教他看见，他必定要千方百计破了开去。

再说武城县里有一人，姓程，名谟，排行第三，原在市井人氏，弟兄六个，程大、程二俱早年亡故，止剩弟兄四人。独程谟身長八尺，面大身肥，洗补网巾为业，兼做些鼠窃狗盗的营生，为人甚有义气。他那窃取人家物件，也不甚么瞒人。人有可惜他的，不与他一般见识；有怕他凶恶的，又不敢触他的凶锋。大酒块肉，遇着有钱就买，没钱就赊，赊买不来就白白的忍饥。邻舍家，倒是那大人家喜他，只是那同班辈的小户甚是憎恶

。紧邻有个厨子，名唤刘恭，也有八尺身躯，不甚胖壮，一面惨白胡须。三个儿子，大的叫是刘智海，第二的是刘智江，第三的是刘智河。这个刘恭素性原是个歪人，又恃了有三个恶子，硬的妒，软的欺，富的嫉忌，贫的笑话，尖嘴薄舌，谈论人的是非，数说人的家务，造言生事，眼内无人，手段又甚是不济。人家凡经他做过一遭的，以后再叫别的厨子，别人也不敢去。他就说人抢他的主顾，领了儿子，截打一个臭死。最可恶的，与人家做活，上完了菜，他必定要到席上同了宾客上坐。一个蔡逢春中了举，

请众乡宦举人吃酒。他完了道数，秃了头，止戴了一顶网巾，穿了一件小褂，走到席前朝了上面拱一拱手，道：“列位请了！这菜做的何如？也还吃得么？”众客甚是惊诧。内中有一位孟乡宦，为人甚是洒落，见他这个举动，问说：“你是厨长呀？这菜做的极好。请坐吃三钟，如何？”刘恭道：“这个使的么？”孟乡宦道：“这有何伤？咱都是乡亲，怕什么的？”他便自己拉了一把椅子，照席坐下。众人愕然。孟乡宦道：“管家，拿副钟箸儿与厨长。”他便坦然竟吃。恨的蔡举人牙顶生疼。客人散了酒席，一个帖子送到武城县，二十个大板，一面大枷枷在十字街上，足足的枷了二十个日头，从此才把他这坐席的旧规坏了。他的儿子都是另住，他与他的老婆另在一个路东朝西的门面房内，与程谟紧紧间壁。这个老婆天生天化，与刘恭放在天平秤兑，一些也没有重轻。两口子妄自尊大，把那条巷里的人家，他不论大家小户，看得都是他的子辈孙辈。他门前路西墙根底下，扫除了一搭子净地，每日日西时分，放了一张矮桌，两根脚凳，设在上下，精精致致的两碟小菜，两碗熟菜，鲜红绿豆水饭，雪白的面饼，两双乌木箸，两口子对坐了享用。临晚，又是两碟小菜，或是肉鲜，或是鲞鱼，或是咸鸭蛋，一壶烧酒，二人对饮，日以为常。夏月的衣服，还也照常。惟是冬年的时候，他戴一项绒帽，一项狐狸皮帽套，一领插青布蓝布里绵道袍，一双皂靴，撞了人，趾高气扬，作揖拱手，绝无上下。所以但是晓得他的，见了他的，再没有一个不厌恶痛绝。这程谟做些不明白的事件，他对了人败坏他行止。人家不见些甚么，本等不与程谟相干，那失盗之人也不疑到程谟身上，偏他对人对众倡说，必定是程谟偷盗。程谟一时没有饭吃，要赊取些米面，不是汉子，就是老婆，只除他两口子不见就罢，教他看见，他必定要千方百计破了开去。一日，一个菜米豆的过来，程谟叫住，与他讲定了价钱，说过次日取钱。那菜粮的人已是应允，程谟往里面取升。这刘恭的老婆对了那菜粮的人把嘴扭两扭，把眼挤一挤，悄悄说：“他惯赊人的东西，不肯还人的钱价，要得紧了，还要打人。”程谟取出升来，那菜米豆的人变了卦，挑了担子一溜风走了。程谟晓得是他破去，已是怀恨在心。过了半日，又有一个卖面的过来，程谟叫住，又与他讲过要赊。那卖面的满口应承。程谟进房取秤，又喜刘恭两口子都又不在跟前，满望赊成了面，要烙饼充饥。谁知那刘恭好好在屋里坐着，听见程谟赊面，走出门前，正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破败，程谟取秤出来，撞了个满面。卖面的挑了担就走。程谟叫他转来，他说：“小本生意，自来不赊。”头也不回的去。程谟向刘恭说道：“你这两个老畜生也可恶之极！我合你往日无仇，今世无冤，我合你是隔着一堵墙的紧邻。我没生意，一日有得饭吃，你升合不肯借我也自罢了；我向人赊升米吃，你老婆破了，我等了半日，再向人赊斤面吃，你这贼老忘八羔子又破了我的！”看官听说：你想这刘恭两个雌雄大虫，岂是叫人数落、受人骂老忘八羔子的人？遂说：“没廉耻的强贼！有本事的吃饭，为甚么要赊人的东西，又不还人的钱价？叫人上门上户的嚷叫，搅扰我紧邻没有体面！是我明白叫他不赊与你，你敢咬了我的鸡巴！我还要撵了你去，不许你在我左边居住哩！”程谟小忿，捏起盆大的拳头照着刘恭带眼睛鼻子只一拳，谁知这刘恭甚不禁打，把个鼻子打偏在一边，一只眼睛乌珠打出吊在地上，鲜血进流。刘恭的老婆上前救护，被程谟在膀子上一脚，拐的跌了够一丈多远，睡在地上哼哼。程谟把刘恭像拖狗的一般拉到路西墙根底下，拾起一块棒椎样的瓮边，劈头乱打，打得脑盖五花迸裂、骨髓横流。众街坊一来惧程谟的凶势，实是喜欢这两个歪人一个打死，一个偿命，清静了这条街道。程谟见刘恭死停当了，对着众人说道：“列位高邻，我程谟偿了刘恭的命，刘恭被我送了命，一霎时替列位除了这两害，何如？”众人说道：“你既一时生气做了这事，你放心打官司。你的盘缠，我程嫂子的过活，你都别管，都在俺街里身上。”程谟趴倒地，替

众人磕了顿头，佯长跟了地方总甲去了。众人感他除了这刘恭的大害，审录解审，每次都是街里上与他攒钱使用。还有常送东西与他监里吃的。他的媳妇子虽是丑陋，却不曾嫁人，亦不曾养汉，与人家看磨做活，受穷苦过。程谟驳了三招，问了死罪，坐在监中，成了监霸，倒比做光棍的时候好过。一年，巡按按临东昌，武城县将监内重犯金了长解，押往东昌审录。别个囚犯的长解偏偏都好，只有这程谟的长解叫是张云，一个赵禄，在路上把这程谟千方百计的凌辱，一日五六顿吃饭，遇酒就饮，遇肉就吃，都叫程谟认钱；晚间宿下，把程谟绳缠锁绑，脚练手杠，不肯放松。程谟说道：“我又不是反贼强盗，不过是打杀了人，问了抵偿，我待逃走不成？你一路吃酒吃肉，雇头口，认宿钱，我绝不吝惜，你二位还待如何？只这般凌虐？我程谟遇文王施礼乐，遇桀纣动干戈，你休要赶尽杀绝了！”张云、赵禄说道：“俺就将你赶尽杀绝，你敢怎么样的？”程谟说道：“谁敢怎么样的？只是合二位没有仇，为甚么二位合我做对的紧？”张云对赵禄道：“且别与他说话，等审了录回来，路上合他算帐。‘鼻涕往上流’，倒发落起咱来了！”到了东昌，按院挂了牌，定了日子审录。张云、赵禄把程谟带到察院前伺候，程谟当着众人就要脱了裤子屙屎。众人说：“好不省事！这是甚么所在？你就这里屙屎！叫人怎么存站？”程谟说：“你看爷们！我没的不是个人么？这二位公差，他不依我往背净处解手，我可怎么样的？”别的解子们都说张云、赵禄的不是：“这是人命的犯人，你没的不叫他屙屎？这叫他屙在这里，甚么道理？”张云见众人不然，同了赵禄押了程谟到一个空阔所在解手。程谟看得旁边没有别人，止有二人在侧，央张云解了裤，墩下屙完了屎，又央张云与他结裤带，他将长枷梢望着张云鼻梁上尽力一砍，砍深二寸，鲜血上流，昏倒在地。赵禄上前扯他的铁锁，程谟就势赶上，将手扭在赵禄太阳穴上一捣，捣了个碗大的窟窿，晕倒在地。程谟在牌坊石坐上将扭磕开，褪出手来，将脚上的铁镣拧成两截，提起扭来望着张云、赵禄头上每人狠力一下，脑髓流了一地，魂也没还一还，竟洒手佯长往酆都去了！程谟手里拿着磕下来的手扭做了兵器，又把那断了的脚镣开了出来，放开脚飞跑出城。P6-9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